

續
名
醫
類
案

第七

S28

1791

187



續名醫類案卷七

錢塘魏之琇編集

海昌王士雄孟英
定州楊照黎素園

同校

泄瀉

崔萬安分務廣陵苦脾瀉家人禱於后土祠是夕萬安夢一

婦人珠珥珠履衣五重皆編貝珠為之謂萬安曰此痰可

治今以一方相與可取青木香肉豆蔻等分棗肉為丸米

飲服下二十九丸此藥太熱痰平即止如其言愈
稽神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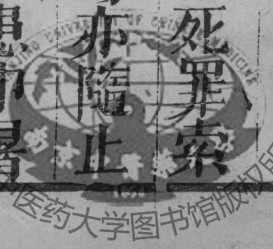
宋高宗嘗以瀉疾召王繼先繼先至則奏曰臣渴甚乞先宣



賜瓜而後靜心診脉上急名大官賜瓜繼先卽食之既上
覺其食瓜甘美則問繼先朕可食此乎繼先曰臣死罪索
瓜固將以起陛下食此也詔進瓜上食之甚適瀉亦隨止
左右驚上亦疑問繼先曰此何方也繼先曰上所患中暑
故瀉瓜亦能消暑耳

四朝聞見錄
葉紹翁

王涇亦頗宗繼先術亦有奇驗然用藥多孟浪高宗居北宮
苦脾疾涇誤用瀉藥竟至大慚孝宗欲戮之市朝憲聖以
爲恐自此醫者不肯進藥止命天府杖其背黔海山涇先
懷金箔以入既杖則以傅瘡若未嘗受杖後放還居天街
獨揭於門曰四朝御醫王防禦有輕薄子以小楮帖其旁



云本家兼施瀉藥王斬甚

全上

寶材治一人患暴注因憂思傷脾也服金液丹霹靂湯不效
蓋傷之深耳命灸二百壯小便始長服草神丹而愈
一女人因泄瀉發狂言六脈緊數乃胃中積熱也實諭其丈
夫因吃胡椒生薑太多以致泄瀉五日後發狂言令服黃
芩知母湯而愈

衍義治一人大腸寒清小便精出諸熱藥服及一斗二升未
效後教服赤石脂乾薑各一兩胡椒半錢同爲末醋糊爲
丸如梧子大空心及食前米飲下五七十丸終四劑遂愈

醫書學

綱目



張子和曰昔聞山東楊先生治府主洞泄不止楊初至對病
人與衆人談日月星辰纏度及風雲雷雨之變自辰至未
而病者聽之忘其圍楊嘗曰治洞泄不已之人先問其所
愛之事好棋者與之棋好樂者與之笙笛勿輟。脾主信又
主思慮投
其所好以移
之則病自愈

維陽府判趙顯之病虛羸泄瀉褐色乃洞泄寒中證也每聞
大黃氣味卽注泄張診之兩手脈沉而軟合灸分水穴一
百餘壯次服桂苓甘露散胃風湯白朮丸等藥不數月而
愈。

趙明之米穀不消腹作雷鳴自五月至六月不愈諸醫以爲



脾受大寒故泄與聖散子豆蔻丸雖止一二日藥力盡而復作諸醫不知藥之非反責病之不思口張至而笑曰春傷于風夏必飧泄飧泄者米穀不化而直過下出也又曰米穀不化熱氣在下久風入中中者脾胃也風屬甲乙脾胃屬戊己甲乙能尅戊己腸中有風故鳴經曰歲木太過風氣流行脾土受邪民病飧泄診其兩手脉皆浮數爲病在表也可汗之直斷曰風隨汗出以火二盆暗置牀下不令病人見火恐增其熱招之入室使服湧劑以麻黃投之既乃閉其戶從外鎖之汗出如洗待一時許開戶滅火一半須臾汗止泄亦止

喻嘉言治周信川用火之法殆祖于此見痢門



麻知幾妻。當七月間。臟腑滑泄。以降火之藥治之。少愈。後腹
脹及乳痛。狀如吹乳。頭重壯熱。面如渥丹。寒熱往來。噎乾
嘔逆。胸脇痛不能轉側。耳鳴。食不可下。又復泄瀉。麻欲瀉
其火。則臟腑已滑數日矣。欲以溫劑。則上焦已熱實。不得
其法。請張未至。因檢劉河間方。惟益元散正對此證。能降
火解表。止渴利小便。定利安神。以青黛薄荷末調二升。青黛
薄荷用得妙。所以能散少陽之邪也。置之枕右。使作數次服之。夜半徧身冷
汗出如洗。先覺足冷如冰。至此足大暖。頭頓輕。肌涼痛減。
嘔定利止。及張至。麻告之。已解。張曰。益元固宜。此是少陽
證也。能使人寒熱偏劇。他經縱有寒熱。亦不至甚。既熱而

又利。何不以黃連解毒湯服之。乃合診脈。張曰：娘子病來

心常欲痛哭為快否。婦曰：欲如此。予亦不知所謂。張曰：少

陽相火凌燬肺金。金受屈制。無所投告。肺主悲。故但欲痛

哭而為快也。子和之學如此是真能洞見麻曰：脈初洪數

有力。服益元散後已平。又聞張之言。便以當歸白芍和解

毒湯。味數服之。大瘥。

一僧病泄瀉數年。丁香豆蔻乾薑附子。宮桂烏梅等燥藥。燔

針燒臍。腕無有缺者。一日發昏不省。張診兩手脈。沉而

有力。脈訣云：下利微小者生。脈浮大者無瘥。以瓜蒂散涌

之。出寒痰數升。又以無憂散泄其虛中之積。及燥糞盈斗。



次日以白朮調中湯、五苓散、益元散調理數日而起。

劉德源病洞泄、逾年食不化、肌瘦力乏、行步傾欹、面色黧黑。

凡治利之藥、遍用無效、張乃出示內經洞泄之說、以曉之。

先以舟車丸無憂散下十餘行、殊不困、已頗善食、後以檳

榔丸磨化其滯、待數日病已大減、又下五行、後數日更以

苦劑越之、病漸愈、而足上患一癩、此裡邪去而之外病痊

之候、凡病皆如是也。

予治余氏媪膈證將愈亦指上生癩

劉倉使大便少而頻、日七八十次、常于兩股間懸半枚瓠蘆

如此十餘年、張見而笑曰、病既頻、欲通而不得通也、何不

大下之。此通因通用也。此一服藥之力耳。乃與藥大下之。



三十餘行頓止。

殷輔之父年六十餘，暑月病泄瀉，日五六十行，喜飲而家人輩爭之，張曰：夫暑月年老津液衰少，豈可禁水，但勸之少飲。先令以菘豆鷄卵十餘枚同煮，卵熟取出，令豆軟，下陳粳米作稀粥，攪令寒食，鷄卵以下之。一二頓病減大半，蓋粳米雞卵皆能斷利。然後製抑火流濕之藥，與調理而愈。

一男子病泄十餘年，豆蔻阿膠訶子龍骨烏梅枯礬皆用之矣。中脘臍下三里歲歲灸之，皮肉縹槁，神昏足腫，泄如泔水，日夜無度。張診其兩手脈沉微曰：生也。病人忽曰：羊肝生可食乎？曰：羊肝止泄尤宜食。病人悅，食一小盞許，以漿

粥送之幾半升。續又食羊肝生一盞許。次日泄減七分。如此月餘而安。夫胃爲水穀之海。不可虛怯。虛怯則百邪皆入矣。或思葷蔬。雖與病相反。亦令少食。圖引漿粥。此權變之道也。若專以淡粥責之。則病人不悅。而食減久。則病增損命。世俗誤甚矣。

子和之持論如此。豈放手攻瀉。而不顧元氣者哉。第其用補。專重飲食調攝。而不恃藥餌。故萬全無弊。而亦無可舉之功。其書具在。惟好學深思之士。能通其意耳。

孫文垣治張懷赤。每早晨腸鳴瀉一二次。晚間瀉一次。年四十二。且未有子。診之。尺寸短弱。右關滑大。曰。此蓋中焦有

濕痰。君相二火皆不足。故有此證。以六君子湯加破故紙、桂心、益智仁、肉豆蔻煎服。瀉遂減半。前方加杜仲爲丸服之。愈。次年生子。

何洗心每飲食稍冷、醴粥或稀，必作脹瀉。理脾之劑，屢試不瘳。孫診之，左三部皆濡弱，右寸亦然。關滑尺沉微。此下元虛寒所致。法當溫補。以補骨脂、杜仲、兔絲各二錢，山萸肉、人參、山藥各一錢，茯苓、澤瀉各八分，肉果三分，數劑愈。

吳鶴洲母年八十六，素有痰火，大便日三四行，一夜兩起，腸鳴臍腹膨脹，脈三四至一止，或七八至一止。醫以苦寒入平胃散投之，剋伐太過，因致腹疼，且謂年高而脈歇，至是

爲凶兆辭不治。孫診之曰：脈緩而止曰結，數而止曰促。此乃結脈，非凶脈也。由寒濕之痰凝滯所致。法當溫補下元，俾火得以生土。所謂虛則補其母是也。吳問壽算如何？曰：兩尺迢迢有神，壽徵也。以補骨脂白朮各三錢爲君，杜仲二錢爲臣，茯苓澤瀉陳皮甘草各一錢爲佐，肉豆蔻益智仁各五分爲使，四帖大便實，惟腸鳴未止，減肉果加炮薑五分而安。壽至九十有八。

薛立齋治侍御沈東江之內停食腹痛作瀉，以六君加木香炮薑而愈。後復作，傳爲腎瀉，用四神丸而安。

侍御徐南湖子室瀉屬腎經不信，薛言專主滲泄，後遂致不

起

一婦人年踰五十，不食夜飯，五更作瀉，二十年矣。後患痢，年前用香連丸，午後用二神丸，各二服而痢止。又以三神丸數服而食夜飯，不月而形體如故。

吳江史玄年，母素有血疾，殆將二紀。平居泄瀉，飲食少思，面黃中滿，夏日尤甚。治血之藥無慮數百劑，未嘗少減。薛以爲脾腎虛損，用補中益氣湯送二神丸，復用十全大補湯煎送前丸，食進便實，病勢頓退。若泥中滿忌參朮，痰痞忌熟地，便泄忌當歸，皆致誤事。

府博趙宜人患泄瀉，諸藥無效。診之曰：此肝腎虛也。服木香



散而愈。經曰：洩痢前後不止，腎虛也。又曰：諸厥洞泄皆屬於下。下謂下焦。肝腎之氣也。門戶束要，肝之氣也。肝氣厥而上行，故下焦不能禁固而泄痢。腎為胃關，門戶不要，故倉廩不藏也。

薛立齋治沈太尹病瀉五更輒利，此腎瀉也。用五味子散數服而愈。因起居不慎，瀉復作，年餘不瘥。此命門火虛不能生土，法當補其母。火者土之母也。遂用八味丸瀉即止。食漸進。東垣云：脾胃之氣盛則能食而肥，虛則不能食而瘦。全賴命門火為生化之源，滋養之根也。故用八味丸屢效。

只用六味亦可。

龔子才治一人食下腹卽響響卽瀉至不敢食諸藥不效以

生紅柿核去紙包水濕炭火燒熟食之不三四箇卽止

許州黃太守患泄瀉二三年不愈每飲燒酒三鐘則止

日以爲常畏藥不治龔診之六脈弦數先服藥以解酒毒

後服理氣健脾丸而愈宣黃連一兩生薑四兩以慢火炒

令薑乾去薑取宣連搗末每服二錢空心臈茶湯下甚者

不過二服專治久患脾泄

陳三農治一士喜食瓜果縱飲無度忽患大瀉先用分利不

應再用燥濕反加沉困診其脈浮因思經曰春傷於風夏

生殮泄非汗不解以麻黃二錢參朮各二錢甘草升麻各



一錢與之泄瀉頓止以四君子調治而愈

一人脾胃素弱少有傷即泄瀉此肝氣乘脾且久瀉濕熱在腎故也用白朮八兩紅棗去核四兩二物間襯煮至焦色搗餅烘乾入松花七錢白豆蔻五錢新米糊為丸午前服愈

一人腳膝常麻飲食多即泄瀉此脾虛濕熱下流用補中益氣湯加防己黃柏而愈

一人食物入口頃從大便出其脉洪數此火性急速也用黃連滑石木通澤瀉人參徐徐服二帖愈

楊起云余壯年患肝腹微微作痛痛即瀉瀉亦不多日夜數



行而瘦怯尤甚用消食化氣藥俱不效一僧授方用蕎麥

麵一味作飯連食三四次即愈簡便方本草綱目李時珍謂氣盛有濕熱者宜之虛

寒人食則大脫無氣而落鬚眉也

李時珍治魏刺史子久泄諸醫不效垂殆李用骨碎補為末

入猪腰中煨熟與食頓愈蓋腎主大小便久泄屬腎虛不

可專從脾胃也。本草綱目

一婦年七十餘病瀉五年百藥不效李以感應丸五十九投

之大便二日不行再以平胃散加椒紅茴香棗肉為丸與

服遂瘳每因怒食舉發服之即止。全上

一婦人年六十餘病澹泄已五年肉食油物生冷犯之即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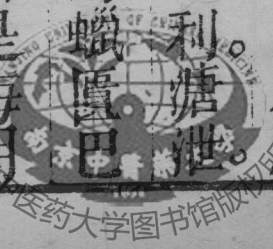
痛服調脾升提止瀉諸藥則轉甚診之脉沉而滑此乃脾
胃久傷冷積凝滯所致。王太僕所謂大寒凝內久利。糖泄
綿歷多年者。法當以熱藥下之。則寒去利止。遂用蠟置巴
豆丸五十粒與服。二日大便反不行其瀉遂愈。自是每用
治泄痢積滯諸病。皆不瀉而病愈者。近百人。蓋妙在配合
得宜。藥病相對耳。苟用所不當用。則犯輕用損陰之戒矣。

上全

有人患內寒暴洩如注。或令食煨粟二三十枚頓愈。腎主大

便。粟能通腎。於此可驗。
上全

易思蘭治瑞昌王如患泄瀉。屢用脾胃門消耗諸藥。四五年



不能止一醫用補中益氣湯加人參三錢服一月不泄忽
一日胸膈脹滿腹響如雷大瀉若傾昏不知人口氣手足
俱冷渾身冷汗如雨用人參五錢煎湯灌甦如是者三病
者服久自覺口中寒逆醫者以為汗出過多元氣虛弱於
前湯內加人參三錢棗仁大附子薄桂各一錢昏厥尤甚
肌膚如冰夏暑亦不知熱二年計服過人參念五觔桂附
各二觔棗仁七十觔至己巳冬飯食入口即時瀉出腹中
即飢飢即食食即瀉日十數次邪火不殺穀火性迫
速愈盛而愈迫也身不
知寒目畏燈火熱
明顯初診之六脉全無久按來疾去緩有力
如石聞其聲尙雄壯此乃大鬱火證也以黃連四錢入平

胃散與之。蓋此病火勢甚烈，不可偏用苦寒。故以平胃之
溫爲脾胃之引。飲下少頃，熟睡二時，不索食，不泄瀉。飲五
日方知藥味甘苦。既用通元二八丹，與湯藥間服。月飲
食調和，其病遂愈。

吳孚先治俞用昭，秋間水瀉腹痛異常，右脉弦數，洪實，知腸
胃濕熱挾積，用枳殼、山楂、黃連、青皮、檳榔、木香一劑而滯
見，病人慮藥尅伐，意欲用補。曰：有是病，服是藥，邪氣方張，
非亟攻不退。邪退則正復，攻卽是補也。前方再服三劑，愈
矣。設不早攻，必致病痰，非一月不痊。

謝武功素患大便溏泄，兼病咳嗽，用涼藥則咳減而瀉增，用

執藥則瀉減而咳劇用補脾則咳瀉俱盛診之右尺軟如爛綿兩寸實數搏指酌用附子肉蓯以溫下焦之寒。川連以清心肺之火。茯苓甘草一以降氣一以和中。上實下虛上熱下寒最為棘手之症其用藥規矩森然足為後學程式。參者緣肺有鬱熱耳。甫四劑而證頓減不加人

喻嘉言治胡太夫人病偶然肚腹不甯瀉下數行醫以痢疾藥治之其利轉多更引通因通用之法用九蒸大黃九三錢下之遂擾動胃氣脹痛全不思食狀如噤口診之六脉皆沉而伏應指模糊曰此非痢病乃誤治之證也今但安其胃不必治利而利自止不必治脹痛而脹痛自除遂以



四君子湯爲主。少加薑蔻暖胃之藥。二劑利果不作。但苦
胃中脹痛不安。必欲加入行氣之藥。以冀脹消痛止。而速
得進食。固爭曰。甯可緩於食。不可急於藥。蓋前因藥悞。引
動胃氣作楚。若再加行氣。則脹痛必無紀極。卽用橘皮和
中。亦須炒而又炒。絕不惹動其氣。凡五日未得大便。亦聽
之。痛止脹消。食進便利。共七日全安。渾不見藥之功。其實
爲無功之功也。

陸養愚治許默菴。素有腸風證。常服寒涼之藥。中年後腸風
幸愈。致傷脾胃。因成泄瀉之證。初時服胃苓湯一帖。便愈。
久之不效。近來四肢浮腫。而厥肚腹膨脹。而鳴。面色萎黃。

而帶青身體苦冷而帶熱診之左脉沉緩而遲。右脉沉弱而弦。口諸緩爲濕。應瀉而浮腫。諸遲爲寒。應厥而苦冷。有弦爲木乘土位。應腹脹而面青沉者陽氣不升也。弱者陰精不實也。脉色與證相應。用人參白朮黃耆炙甘草爲君以補其虛。炮薑附子爲臣以溫其寒。升麻防風爲佐以升其陽。茯苓澤瀉爲使以勝其濕。十劑而諸證減。又合八

味丸間服而愈。疑從薛案化出

沈少西女年二十自小脾胃受傷不時作泄作嘔近則寒熱不時手足厥冷胸膈不舒脇脹噯氣左眼則氣不通暢左脇胃腕時疼時止渴而不欲飲小便短大便日二三行腹

中雷鳴。彈之如鼓。揉之如水。大約氣上塞則脹而痛。氣下墜則泄而痛。幸飲食不甚減。常服胃苓白朮黃連及消導之藥。或調氣補血之品。不應謂此證非參朮不能取效。但今微有表邪。先與小柴胡加桔梗二三帖。寒熱稍和。近時喘得易以調中益氣湯。去黃柏加青皮以伐肝。神麴以助脾。炮薑以溫中。四帖脹痛俱減。大便稍實。但微有寒熱。中宮不實不堅。且聚且散。無積可攻。法當補益臟氣。用人參

黃芪白朮茯苓棗一柴胡遠志炙草炮薑龍眼肉。大益元

氣以退虛熱。數劑後夜來畧脹。更以六君子料加枳實黃

連神麴木香砂仁為丸。與煎劑間服。月餘而安。

陸祖愚治潘古臣母患脾泄久多啖水果瀉更甚嘗因經行腹痛服攻瘀去血之劑致淋瀝不止肌肉枯槁身體發熱不能轉側不思飲食氣短口渴夜卧不安服養血健脾藥內有麥冬生地棗仁等物而瀉不止渴益甚脉之兩寸關虛數兩尺隱隱若無此下元不足中氣虛寒虛火上炎之證乃用人參炮薑白朮陳皮山查木香薏仁 山藥甘草薏仁服之頗覺相宜又用肉果人參白朮炮薑棗肉爲丸日服兩次一月瀉止兩月肌肉漸長月事亦調。

黃履素曰乙巳之夏余患中脘痛既而泄瀉偶遇姑蘇一名醫令診之驚曰脾胃久傷不治將滯下予體素弱憚服攻

尅之圓。因此醫有盛名。一時惑之。遂服枳朮黃連厚樸幽
查木通等藥數劑。又服枳朮丸一月。以致脾胃大傷。是秋
遂溲泄不止。漸覺飲食難化。痞悶脹飽。深自悔恨。乃服參
耆等藥。及八味丸十餘年。始得愈。然中氣不能如故。苦不
耐饑。稍饑則中氣大虛。億不可狀。凡山查消導之物。入口
卽虛。脾胃之不可妄攻如此。方書極言枳朮丸之妙。孰知
白朮雖多。不能勝枳實之迅利。子友胡孝轅刺史。亦悞服
枳朮丸而大病。可見此丸斷非健脾之藥。或飲食停滯。偶
一二服則可耳。

又曰脾胃喜煖而惡寒。脾虛必宜溫煖之藥。或飲食停滯。偶

一二服。患嘔吐不止。服聶遯源五炁丹數丸。遂不復發。予
近患脾不和。不時溏泄。服參朮三日不效。服胡與辰金鉞
一丸。脾氣頓佳。得兩三月安妥。家菴中一比邱尼患脾疾
甚殆。肛門不收。穢水任出。服金鉞一丸。肛門頓斂。漸調而
愈。其神效有如此者。故知脾病之宜於溫煖也。

張路玉治陳總戎泄瀉。腹脹作痛。服黃芩白芍之類。脹急愈
更甚。其脈洪盛而數。按之則濡。氣口大三倍于人迎。此濕
熱傷脾胃之氣也。與厚樸生薑半夏人參湯二劑。瀉痢止
而飲食不思。與半夏瀉心湯三劑而安。

柴嶼青治學士于鶴泉痢後久瀉。醫以人參川連爲末。日服



遂至飲食不思。每欲小便大便先出。求治其兩尺微細欲絕。經曰腎主二便。又曰腎司啟閉。今腎氣不固。是以大便不能自主。況年逾六旬。不必診脈。已知其槩。而脈又如此。更無疑義。遂用補中益氣湯。更加熟附子二錢。煨肉果二錢。送八味二劑。彼頗思飲食。大便止瀉。勃有生機。乃慕時醫某以爲一劑立效。二劑而歿。惜哉。

馬次周令嗣于甲子場前身熱脾泄。醫以外感治之。屢藥不效。診其人迎左尺平弱。氣口微緩。此屬肝腎脾胃不足。用六君子湯加柴胡。數劑身涼。去柴胡再加歸芍。調理而安。是科獲雋。

張三錫治一人泄瀉口乾舌燥脉洪數與六一散一服知二服已又一人服不應用芩連四物散效

一老嫗久瀉服補劑不應以參苓白朮散加黃連肉豆蔻少許作丸服未半飭永不發

立齋治橫金陳子復面帶赤色吐痰口乾或時作瀉或用二陳黃連枳實之類不應脉之左關弦急右關弦大此乃腎水挾肝木之勢而勝脾土也不信後交夏果患痢而亡

婁全善治翁仲政久泄每早必泄一二行泄後便輕快脉濡而少弱先與厚朴和中丸五十丸大下之後以白朮爲君枳殼茯苓半夏爲臣厚朴炙甘草芩連川芎滑石爲佐吳



茱萸十餘粒爲使生薑煎服十餘帖而愈

作食積
作脾治

羅謙甫曰丁巳予從軍至開州夏月有千戶高國用謂予曰

父親七十有三于去歲七月間因內傷飲食又值霖雨瀉

利暴下數行醫以藥止之不數日又傷又瀉止而復傷瀉

而復瀉至十月間肢體瘦弱四肢倦怠飲食減少腹痛腸

鳴又易李醫治以養臟湯數日泄止復添嘔吐又易王醫

用丁香人參藿香橘紅甘草同爲細末生薑煎數服而嘔

吐止延至今正月間飲食不進扶而後起又數日不見大

便問何以治之醫曰老人年過七旬血氣俱衰弱又况瀉

利半載脾胃久虛津液耗少以麻仁丸潤之可也或謂馮



村牛山人見證不疑有果決遂諸治之診其脉問其病曰
此是風結也以搜風丸百餘丸服之利數行而死悔恨不
已敢以爲問予曰人以水穀爲本今高年老人久瀉胃中
精液耗少又重瀉之神將何依靈樞經曰形氣不足病氣
不足則陰陽俱竭血氣皆盡五臟空虛筋骨髓枯老者絕
減少者不復矣又曰上工平氣中工亂脉下工絕氣危生
絕氣危生牛山人之謂歟

琇按是證牛山人固無足論前李王二君唯知治嘔治
瀉不知下多亡陰力進香燥至臟腑枯竭而上不納下
不出其視牛亦魯衛之政也蓋當時此等證候卽羅公

生平亦未解用峻劑養營。矧其他哉。予有治宋復華兒

母夫人一案可參閱

繆仲淳治梁溪一女人茹素患內熱每食腸鳴清晨水泄教

服脾腎雙補丸立愈人參一斤蓮肉一斤兔絲一斤半五

味六兩半黃肉一斤山藥一斤車前十二兩橘紅六兩砂

仁六兩巴戟天十二兩補骨脂一斤白芍十兩扁豆十二

兩蜜丸菜豆大每五錢空心食時各一服如虛而有火火

盛肺熱者去人參巴戟添補骨脂一方有肉豆蔻無白芍

扁豆
廣筆記

開慶己未年七月間裕齋馬觀文夫人費氏病氣弱高四載



厥冷惡寒自汗不進飲食一醫作伏暑治之投暑藥一醫
作虛寒治之投熱藥無效召僕診之六脉雖弱而關獨甚
此中焦寒也中焦者脾也脾胃既寒非特但有是證必有
腹痛吐瀉之證今四肢厥冷屬脾是脾胃虛冷無可疑者
答云未見有腹痛吐瀉之證今用何藥治之僕答云宜用
附子理中湯未服藥間旋即腹痛而瀉莫不神之即治此
藥一投而瘥。良方

陳良甫治趙府博與軒宜人病泄瀉不止如附子木香訶子
肉豆蔻龍骨等藥及諸丹服之皆無效診之云是肝腎脉
虛弱此肝腎虛也府博云其說見在何經曰諸方論泄瀉

止是言脾胃病。不過謂風冷濕毒之所侵入。及飲食傷滯。遇腸風則泄利。而不知肝腎氣虛。亦能爲泄利。古書所載甚明。不可不辨。經云泄瀉前後不止。腎虛也。又諸脈固泄。皆屬于下。下謂下焦肝腎之氣分也。門戶束要。肝之氣也。守司于下。腎之氣也。肝氣厥而上行。不能禁固而泄利。腎爲胃關。門戶不要。倉廩不藏也。若病泄利。其源或出于此。而專以脾胃藥治之。則謬固千里矣。遂服木香散。數服而愈。

舊傳有人年老而顏如童子者。蓋每歲以鼠糞灸臍中神闕穴一壯故也。子嘗患久澹利。一夕灸三七壯。則次日不如

廁連數夕，則數日不如廁，足見經言主泄利不止之驗也。又子年踰壯，覺左手足無力，偶灸此而愈。

薛立齋治僉憲高如齋，飲食難化，腹痛泄瀉，用六君子加砂仁、木香治之，而痊。後復作，完穀不化，腹痛頭疼，體重困倦，以爲脾虛受濕，用芍藥、防風湯而愈。

太僕楊舉元先爲飲食停滯，小腹重墜，用六君子加升麻、柴胡漸愈。後飲食難化，大便患泄瀉，心腹作痛，飲食不甘，用和中丸倍加益智仁而尋愈。

光祿楊立之元氣素弱，飲食難化，泄瀉不已，小便短少，洒淅惡寒，體重節痛，以爲脾肺虛，用升陽益胃湯而痊。大凡泄

瀉服分利調補等劑不應者。此肝木鬱于脾土。必用升陽益胃之劑。

一儒者季夏患泄瀉。腹中作痛。飲食無味。肢體倦怠。用補中益氣湯。八味地黃丸。月餘而痊。後彼云。每秋間必患痢。則無恙何也。曰。此閉藏之月。不遠悻悻。妄泄真陽而然。前藥善能補真火。火能生土。脾氣生旺而免患也。

患副屠九峰先瀉而口渴。尺脈數而無力。恪用解酒毒利小便之劑。不應。曰。此腎陰虧損。虛火熾甚。宜急壯水之主。不然必發疽而不能收斂也。不信。別服降火化痰之劑。果發疽而歿。

繆仲淳治無錫秦公安患中氣虛不能食，食亦難化，時作泄，胸膈不寬，一醫誤投枳殼青皮等破氣藥，下利完穀不化，面色黯白，乃用人參四錢、白朮二錢、橘紅一錢、乾薑七分、甘草炙一錢、大棗肉豆蔻四五劑，漸加參至一兩而愈。三年後病寒熱不思食，一醫欲用參，仲淳至曰：此陰虛證也，不宜參，乃用麥冬、五味、牛膝、枸杞、白芍、茯苓、石斛、棗仁、鱉

甲十餘劑愈。

廣筆記

從妹患泄後虛弱腹脹不食，季父延諸醫療之，予偶問疾，見其用二陳湯及枳殼山查等味，予曰：請一看病者，見其向內眠臥，兩手置一處不復動，曰：元氣虛甚矣。法宜理中湯。



恐食積未盡。進以人參三錢。橘紅二錢。加薑汁竹瀝數匙。
夜半食粥。神思頓活。季父大喜。盡謝三醫。再以六君子湯。
加山查砂仁麥冬調理之。數劑立起。全上

朱丹溪治一老人奉養太過。飲食傷脾。常常泄瀉。亦是脾泄。

白朮二兩。白芍神麩山查半夏各一兩。黃芩五錢。右爲末。

荷葉包飯燒爲丸。平治會萃

聶久吾治廬陵尹之岳。素以善醫名。患傷感泄利。自治不效。

脈之。知其原感風寒。未經發汗。久則入裏。鬱爲溫熱。又內

傷飲食。脾胃不和。是以下泄。乃先與清解。滌其入裡之邪。

前胡甘草麥冬。連翹赤芍。赤茯苓。花粉。廣皮。山查。厚樸。黃

芩乾葛黃連枳殼生薑次日再診知其熱鬱已去脾胃虛滑用補脾藥一劑而安

魏玉橫曰宋復華兄尊堂年七十體素肥長夏病泄瀉診之

曰此肝木乘脾也

維按所云肝木乘脾實皆乘胃之症也故潤葯相宜如果乘脾則參朮又為葯

葯矣宜養肝腎則愈勿治脾與數劑病已畧減會復華以事

入都家人另延醫投以蒼白朮補骨脂肉豆蔻丁桂香砂

仁建蓮扁豆之類頻服至百餘日肌肉枯削動則忡惕眩

暈食入即嘔而下利益頻始謝去再延余但與重劑杷子

地黃沙參麥冬米仁山藥初加黃連三分四劑隨減去加

人參一錢四五劑亦減去後加肉蓯蓉四錢四劑凡服藥



一月而安類皆甘寒潤滑之品有泥景岳之說。謂吐瀉皆屬脾胃虛寒者宜變通焉。

復華令正亦患脾泄每五更黎明必行一二次醫亦以香燥辛熱健脾之劑與之治半年餘泄瀉轉加月事數月不至寒熱無時頭暈心忡四肢厥冷每下午則面赤口苦舌燥食則欲嘔寐則多驚幸脈未數亦與杞地沙參麥冬間入酒連諸證遞愈經水亦行再加山藥棗仁食增瀉止

褚某年二十四五新婚數月忽病泄瀉日五六次食後即急欲如廁腹脹甚腰亦疼脈之兩手俱弦與生地杞子沙參麥冬米仁川棟稍減旋復乃加杞子至一兩入酒連四分

二劑而愈

項秋子尊堂年五十、久患泄瀉、日常數行、凡飲食稍熱、卽欲泄、後食漸減、治數年無效、已聽之、偶昏暮于空房、見黑影疑外孫也、撫之無有、因大恐、失跌、遂作寒熱、左脇如錐刺、徹夜不眠、口苦眩暈、或疑邪祟、或疑瘀滯、幸未服藥、診之、脈弦數、與川連、棟肉、米仁、沙參、麥冬、生地、杞子、萸仁、纔下咽、傷痛如失、再劑則累年之泄瀉亦愈矣、或問故曰、此肝經血燥、火旺乘脾之證、經曰、人虛則目眈眈無所見、其見黑影者、乃眩暈時作、又因恐而失跌也、原夫向之泄瀉、屢治罔驗者、蓋時師見證治證所用必香砂、芩朮諸燥劑也、

火生於木。禍發必尅。此陰符經之秘旨也。醫者能擴而充之。則世無難治之病矣。

瘧

竇材治一人病瘧月餘。發熱未退。一醫與白虎湯。熱愈甚。竇曰。公病脾氣大虛。而服寒涼。恐傷脾胃。病人曰。不服涼藥。病何時得退。竇曰。內經云。瘧之始發。其寒也。烈火不能止。其熱也。冰水不能遏。當是時。良工莫能措其手。且扶元氣。待其自衰。公元氣大虛。服涼藥退火。吾恐熱未去。而元氣脫矣。因爲之灸命關。纔五七壯。脇中有氣。下降三十壯。全



愈

子和治陳下一人病瘡三年不愈止服溫熱之劑漸至夏羸

求張治張見其羸亦不敢便投寒涼之劑張公原於取內自細心

經刺瘡論詳之曰諸瘡不已刺十指間出血正當發時令

刺其十指出血血止而寒熱立止咸駭其神

故息城一男子病瘡求治診之兩手脈皆沈伏而有力內有

積也。此是肥氣。病者曰左脇下有肥氣腸中作痛積亦作

痛形如覆杯間發間止今已三年祈禳避匿無所不至終

不能療張曰此瘡瘡也。以三花神祐丸五七十丸以冷水

送過五六行次以冷水止之冷主收斂故也濕水既盡一



二日煎白虎湯作頓啜之、瘧猶不愈、候五六日吐之、以常山散去冷痰涎水六七次、若翻漿次柴胡湯和之、間用妙功丸磨之、瘧悉除。

吳中內翰致和丁酉居全椒縣歲瘧大作、遇寒多熱、少飲食、不思、用高良薑麻油炒乾薑炮各一兩爲末、每服五錢、用猪胆汁調成膏子、臨發時熱酒調服、或以胆汁和丸、每服四十丸、酒下亦佳、凡救人以百計、張大亨病此甚、欲致仕、亦服之而愈、大抵寒熱發於膽、用猪胆引二薑入胆、去寒而燥脾胃、一寒一熱所以效也。

朱氏集驗方
本草綱目

野史云、盧絳中病瘧瘧疲瘵、忽夢白衣婦人念曰、食蔗可愈、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及旦買蔗數挺食之翌日疾愈雄按此即飲食消息之法

夔州譚遠病瘧半年故人竇藏叟授方用真阿魏好丹砂各

一兩研勻米糊和丸皂子大每空心人參湯化服丸即

愈世人治瘧惟用常山砒霜毒物多有所損此方平易人

所不知草窗周密云此方治瘧以無根水下治痢以黃連

木香湯下瘧痢多起於積滯故耳雄按此方甚妙惜阿魏殊罕真者但宜為小丸

吞服調化恐臭烈難入於口矣

顧寶光善畫陸漑痛風瘧久不療寶光嘗詣漑遂命筆圖一

獅子像於戶外云旦夕當有驗至夜聞嚙啐之聲明日視

獅子口有血淋漓既病遂愈姑蘇志



張守澹冬月患三瘧、訖訖一月、延王孝先診、王搖首曰、更十日則不治矣。必用參附乃可小減。其父瞿然縮舌不敢應。王力持前說服參附各一錢、乃至二錢、瘧粗損六七。明年

初夏始愈。

孫文垣族子應章、三陰瘧發於子午卯酉日、昔人謂少陰瘧已越四

月矣、每發於夜、熱多寒少、左脉微弦、右關大、以二陳加柴胡、黃柏、川芎、當歸、黃連、兩帖、熱少輕、飲食不進、四肢懶倦、脾氣大虛、以白朮、何首烏各三錢、鼈甲二錢、青皮七分、烏梅一個、一帖而止。

應章之弟、十月發三陰瘧、至次年仲春未止、每發於辰戌丑

未脉弦數有力用白芍當歸各一錢白朮二錢柴胡川芎

甘草砂仁桂枝酒芩各三分生薑三片水煎服再以首烏

鼈甲白朮各三錢柴胡一錢青皮酒芩甘草各五分烏梅

一個生薑三片臨發五更服兩帖而止後半月下身大發

瘡癩以東坡四神丹調理而痊伏暑未盡方中欠用黃連之故

江省吾暮秋患瘡三日一次發於夜次年仲春猶未止遍身

疼痛背脊疼灸之僅止一日後仍發面青肌瘦此邪在足

太陽經以遍身及背脊疼也用麻黃一錢五分人參桂枝白芍甘草

知母各一錢陳皮貝母各七分薑棗煎服痛減半瘡未止

以首烏白朮各五錢青蒿一錢烏梅一個陳皮二錢薑三



片水煎臨發之日五更服尋常以六君子加黃耆五味烏梅草果調理而愈

姪孫二水年三十體肥夏月常浸溪中卧松陰下至八月大發寒熱自巳午至天明乃退飲食不進嘔吐黃胆汁胸膈脹悶舌上乾燥生芒刺沉香色強硬以冷水頻漱乃能言語惟啖西瓜生藕先發熱之日吐血一口今則大便下血且咳嗽此溫瘧症也由醫未解散遽用黃耆以閉邪氣致成大困用柴胡知母各三錢石膏七錢葛根三錢橘紅竹茹各一錢五分酒苓枳實各二錢甘草貝母各五分三帖吐止改用二陳湯加柴胡枳實黃芩黃連花粉鼈甲白朮

首烏調理而愈

喻嘉言治袁繼明素有房勞內傷偶因小感自煎薑葱湯

汗因而發熱三日變成瘧疾脈之豁大空虛且寒不成寒

熱不成熱氣急神揚知為元陽衰脫之候因謂來日瘧發

慮大汗不止難於救藥防危不以為意次日五鼓時病人

精神更覺恍惚扣門請救及覓參至瘧已先發矣又恐人

參補住瘧邪雖急救無益也。此語未善瘧未發時豈無邪耶要之發時不當用藥耳

姑俟瘧勢稍退方與服之服時已汗出沾濡頃之果大汗

不止昏不知人口流白沫灌藥難入直至日暮白沫轉從

大孔遺出乃喜曰白沫下行可無恐矣但內虛腸滑獨參



不能勝任。急以附子理中湯連進四小劑。人事方甦能言。但對面談事不清。門外有探病客至。渠忽先知。家人驚以爲祟。曰此正神魂之離舍耳。今以獨參及附子理中。驅馬之力追之。尙在半返未返之界。以故能知宅外之事。再與前藥二帖而安。

裕民坊民家淘井得一瓦枕。枕上有一符。符下有驅瘧二篆字。相傳爲諸葛武侯所製。病瘧者枕之卽愈。彼此轉相借用。遂爲鄰人所匿。因訟於官。亦不能得。續金陵瑣事

陸養愚治崔鹽院。八月間患瘧。日一發。治療十日不愈。崔曰。此病或煎藥。一二劑或丸藥。一服。未有不止者。今服藥一



二十劑而病發轉劇何醫之無良也醫者承風進診曰前

日內外之邪尚重未敢即截今邪已去可以截矣因進丸

藥一服服之嘔惡移時明日果愈但飲食無味口每乾苦

甫三日而復作陸診時正值寒戰牀帷俱動面赤戴陽戴陽

二字汗泄不止身熱如火其脈洪數無倫沉按則駛瘧發時脈

亦難曰此熱瘧也與三黃石膏湯乃謂瘧門不載仍進前

丸一服嘔吐不止至巳午時瘧發更甚熱竟日不退再召

診因思兩番丸藥胃氣重傷且脈較前更弱不可純作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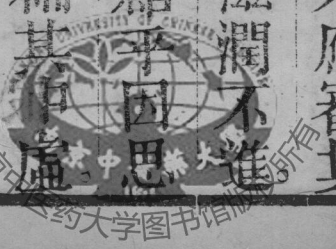
熱治矣以白虎湯合建中生脈之半投之一夜二劑嘔噦

即止明日瘧不發矣以清氣養榮湯調理而安按面戴陽而脈無倫

次則似理中症矣。乃作實熱而戴陽症下虛上實脈洪與三黃石膏其說不無可議。數無倫沉之則虛微欲無乃其候也。今身熱汗出脈洪數而沉按則駛是浮沉俱有。九正陽明大熱之症其面赤者乃胃熱薰蒸所致非戴陽也。案中竟以戴陽為面赤之稱原屬稱名之誤。魏君又泥其說而以為似理中症亦未免拘文章義矣。

朱遠齋醫名藉甚與陸莫逆交歸安令聞其名屢召不赴借事繫之獄欲斃之杖下。邑紳十餘輩為請竟不釋其妻奔號求救陸亦無計可施適按臺巡湖患瘡醫治無效召陸診陸喜曰機在是矣視其脈兩寸關浮數微弦按之極弱兩尺沈按緊小其症不發時亦倦怠身常熱有汗飢而痞悶不敢食小腹脹急大便欲行不行者已七八日發時戰栗身極熱煩渴躁擾且喘急之甚前醫初與發表後以痞

悶用二陳青皮草果燥熱之品常山亦私用而不應審其
平日極喜厚味病後禁絕惟日啖乾糕數枚夫滋潤不進
腸胃已乾重以風熱燥削之劑安得不痞滿燥結乎因思
此症乃腸實胃虛若以丸劑通其下結以煎劑補其中虛
可立已然必徐爲之方可爲遠齋地乃曰病無大害第勢
正猖獗必數日方可衰其半十日則全愈矣促進藥曰此
時病將發經云無刺熇熇之熱無刺渾渾之脈無刺漉漉
之汗爲其病逆未可治也既定以清氣養榮湯進之令以
火肉進粥二椀大便未行以蜜導出燥矢數枚次日瘧減
十之三再進前湯二劑已減十之六七因乘間曰症雖減



而脈似未減。此餘邪未盡。恐後時有變。某有師兄朱如玉術高某百倍。若得此人商治。百無一失。奈渠得罪縣尊。現在監禁。按臺隨令捕官着歸安縣請朱。朱得免。及進視論。

病如見。因用潤字丸三錢。先服隨以前湯方。加生脈散。是

夜下宿垢極多。明日瘧止矣。上者宜湯下者宜丸。虛者宜補實者宜瀉。分類施治。斯兩

不相妨亦定法也。

陸肖愚治沈俊菴。年五十七。日間患瘧。日一發。或兩發。服藥

不効。用丸藥截之。嘔吐竟日。次日瘧不作矣。然飲食日減。

倦怠嗜卧。至八月中。復發寒熱。一二日。仍以藥丸截。遂嘔

瀉數日不止。飲食不進。卽湯水亦盡。吐出身熱。戴陽。語多

譫妄醫尙擬二陳五苓及診脈浮而微細如絲乃謂曰病
亟矣兄藥寬緩恐無濟今當用附子理中以冀萬一耳彼
醫心不然之又病家見用附子大駭陸遂辭去彼醫療治
兩日而殂

陸祖愚治朱明宇因暑月多飲水又煩勞過度飲食失節常
徹夜不眠偶赴酌歸感寒頭疼身熱胸膈不快自用葱薑
表汗轉成瘧疾間日一發醫用枳榔柴胡草果青皮乾葛
羌活之類投之輒吐及瘧發呻吟煩燥益甚日久漸危脈
之氣口沈實有力臍之上下手不可按六七日不大便口
乾燥渴極欲西瓜泠水曰可立起也因投其所喜用嫩蘇



葉嫩薄荷搗汁和勻入井水中與飲吐止而有微汗甚覺
爽利隨以潤字丸四錢投之渴則以前水飲之薄暮沉睡
至四鼓腹中響微微作痛下燥矢七八枚後又連行三次
去稠膩甚多是日微發熱懈怠乃用歸芍茯苓知母貝母
前胡花粉人參甘草等味調理數日而安。

吳抑之少年稟弱多煩勞患瘧間一日一作醫以參朮大補
家人又以參粥食之遂痞悶發狂煩躁不寐脈之左三部
弦細而數右寸關浮弦按之有力右尺似有似無其氣血
固虛而風寒積滯則實也用柴胡乾葛黃芩山查厚樸青
皮陳皮半夏一劑胸膈畧舒數劑譫妄煩躁悉除瘧發於

陽分矣。其鼻乾唇裂不眠。腹中梗塊作痛。皆陽明大腑未清也。改用枳實熟大黃山查甘草。加鐵繡水。一服即下。痞十餘枚。諸症頓減。但真元衰弱。瘧猶未已。以當歸白芍人參白朮茯苓甘草柴芩麥冬二母。數劑而愈。

李士材治楊太史瘧發。關脈見弦緊。兩發後苦不可支。且不能忌口。便求截之。曰。邪未盡而強截之。未必獲効。即使截住。必變他症。不若治法得所。一二劑間。令其自止。升麻柴胡各二錢。提陽氣上升。使遠於陰而寒可止。黃芩知母各一錢五分。引陰氣下降。使遠於陽而熱自已。以生薑三錢。却邪歸正。甘草五分和其陰陽。一劑而減半。再劑而竟止。



程武修患瘧。每日一發。自巳午時起。直至次日寅卯而熱退。不逾一時。則又發矣。已及一月。因頓哀苦。求速愈。曰。頭痛惡寒。脈浮而大。表症方張。此非失汗。必誤截也。果服截瘧丸。而增劇。此邪未解。而遽止之。邪不能出。教以八劑。四日服盡。決効矣。石膏黃芩各三錢。抑陽明之熱。使其退就陽明。脾胃爲夫妻。使之和合。則無陰陽舛亂之愆。半夏枳椇各一錢五分。去胸中之痰。蘇葉二錢。發越太陰之邪。葛根一錢。斷入陽明之路。甫三劑而瘧止。改用小柴胡。倍入參。服四劑。補中益氣湯。服十劑而痊。

沈相國患瘧。吐衄。悶不思食。六脈沉細。李曰。瘧傷太陰。中寒。

虬動也。用理中湯加烏梅三個黃連五分。進四劑後。胸中豁然寒熱亦減。虬亦不吐。去黃連加黃耆二錢生薑五錢。五劑而瘧止。蓋病人素有寒中之疾。雖盛暑寒冷不敢沾唇。故瘧發而虬動也。

陳眉公三日瘧。挾歲未瘥。素畏藥餌。尤不喜人參。其脈浮之則濡。沈之弱。營衛俱衰。故遷延不已。因固請曰。素不服參。天畀之豐也。今不可缺者。病魔之久也。先服人參錢許。口有津生。腹無煩滿。遂以人參一兩。何首烏一兩。煎成入薑

汁鍾許。一劑勢減七八。再劑瘧止。與景岳何人飲意同 醫通

一士人病瘧久不愈。有道士來以聚一枚。按病人口上。咒曰。



我從東方來。路逢一池水。水內一尊龍。九頭十八尾。問他
喫甚麼。專喫瘧疾鬼。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連咒三遍。
將棗納入口中。令嚼食之。遂愈。二酉
餘談

馮楚瞻治徐六御患瘧不已。熱時惡心胸脹倍甚。醫用柴胡
湯加草豆蔻。意其痰食爲患耳。乃徐素有鼻衄症。今當壯
熱之時。忽遇辛熱之藥。迫血妄行。潰涌數斗。昏暈不省。冷
汗如珠。四肢皆冷。脈微欲絕。令以獨參兩餘煎汁半鍾。灌
之。始能吞嚥。再煎再灌。次日稍甦。但呃逆不止。乃以溫補
之劑。重用參沖服。諸症漸平。但人參畧少。呃逆便甚。八
味十全。早晚服兩月全愈。



韓老夫人患瘧甚重壯熱無汗六脈洪大而空馮曰汗生於陰腎主生液今六脈有陽無陰豈可更汗以促其孤陽越乎凡治傷寒感症均宜達此不惟瘧疾爲然然必用於悞表之後斯爲合法以八味加牛膝五味子每劑納熟地二兩煎碗餘灌飲之滋水卽所以發汗也果大汗而愈

趙某形甚肥壯而中氣甚虛下元不足夏月患瘧醫以發散和解不愈復以補中益氣調之亦不應發時寒熱大作喉如齟齬臉紅喘促出多入少脈之寸關豁大兩尺甚微勢甚危困諺云少不可弱老不可瘧老年氣血衰微大寒大熱非所堪也故氣多出少入一時暴絕理宜大補真陽仍



佐下。焦斂納封藏之劑。如八味加五味牛膝為穩。若補中

益氣。恐益令孤陽上浮。陽食於上。陰絕於下。便有不測之

患。觀此則知補中益氣不可漫用也。況以陰虧陽損之軀。而犯陰竭陽浮

之病。復當陽浮陽耗之時。升浮之藥。斷非所宜。奈病家醫

者。均以熱天熱病。畏投桂附。補中益氣。先哲良方。必欲進

之果。喘促愈加。夜半而逝。可以為戒。雄按。今秋相簡哉。室患

益氣。延至匝月。骨瘦如柴。左乳震躍。氣促心悸。眩暈汗多。

腹中如有聚氣。時欲上衝。綿綴已極。其師趙菊齋拉余診

之。脈來弦數而微細如絲。投以西洋參。龍齒。牡蠣。龜板。鼈

甲。冬虫夏草。甘草。小麥。熟地。歸身。杞子。麥冬。紅棗。蓮子。心

等藥。出入為方。浹旬而愈。

徐氏婦七十餘。患瘧。上則咳嗽吐血。下則泄瀉。粒米不進。人

事不省、胸膈脹悶、脈則兩寸細數、左關弦大、右關甚微、兩尺重按不起、勢甚危篤。知爲陰虛內熱、外寒、肝無血養、而強脾無氣充而弱、血無所統而吐、穀無所運而瀉、氣無所納而脹、悉屬本源爲病。用重劑熟地、白朮、麥冬、五味、牛膝、製附子、參湯沖服。瘧止神清。既而病人白謂胸膈有停滯、不肯用補、乃詭以八味丸爲消食丸、參湯送下。遂諸症悉痊。

謝登之年七十餘、偶途中遇雨、疾趨而歸、繼發瘧疾甚危、每發輒大便、便必昏暈欲絕、醫以疎散勢愈劇、馮曰、冒雨受寒、疎散宜矣、獨不思經曰、驚而奪精、汗出於心、持重遠行。

汗出於腎。疾走恐懼。汗出於肝。搖體勞苦。汗出於脾。皆傷臟也。凡入者爲實。出者爲虛。大便出而昏暈。元氣欲脫矣。尚可以旣散之微寒爲重。而垂絕之元氣爲輕耶。急以附子理中湯加五味投之而愈。

按黃履素引立齋云。凡久瘧乃屬元氣虛寒。蓋氣虛則寒。血虛則熱。胃虛則惡寒。脾虛則發熱。陰火下流。則寒熱交作。或吐涎不食。泄瀉手足厥冷。寒戰如慄。若誤投以清脾截瘧二飲。多致不起。又三瘧久不止者。多成壞症。想不遵此治法。而醫藥亂投之故。予表兄沈鴻生孝廉。精神素旺。自閩游歸。患三瘧。幾一載。元氣都耗。後瘧



雖止而面黑眼黃。見者驚異。如是又二載。卒以鼓脹亡。先生指久瘧爲元氣虛寒。信爲確論。余少時曾患此。雖不敢服清脾截瘧等藥。而所進皆柴胡黃芩之劑。十四五發方得止。亦甚狼狽矣。此病最忌生冷葷腥。使滋味淡泊。邪氣自衰。予病守戒甚嚴。瘧止後茹素者半月。饑極乃葷。是以脾胃頓開。飲食較未病前倍增。精神始旺。黃之姪侍孫培之得吳興辰金鉛丸。有一比丘患山瘧久不止。與一丸服之。減半。蓋山瘧屬元氣虛寒。金鉛丸能助陽氣。故兩丸竟愈。

張路玉治張怡泉恒服參附鹿角膠等陽藥。而真陰向耗。年

七十五七月病瘧誤進常山截瘧一劑遂人事不省六脈
止歇按之則二至一止舉之則三五至一止惟在寒熱之
際診之則不止熱退則如前此真氣衰微不能貫通於脈
及寒熱時邪氣衝激經脈反得開通此虛中伏邪之象爲
製方用常山一錢酒拌同人參五錢焙乾去常山但用人
參以助胸中大氣而祛逐之因常山傷犯中氣而變劇故
仍用之爲嚮導耳晝夜連進二服遂得寢但寒熱不止脈
止如前乃今日進人參一兩作二次服并與稀粥助其胃
氣數日寒熱止脈微續而安

雄按談脈有
理用藥可法

顧玉書瘧發卽昏睡讜語痞脹嘔逆切其氣口獨見短滑乃

有宿滯之象與涼膈散易人中黃加草果仁一劑而霍然。
金氏子八月間患瘧發於辰戌丑未至春子午卯酉每增小
寒熱直至初夏診其脈如絲面青唇白乃與六君子加桂
附四服不應每服加人參至一兩桂附各三錢辰戌丑未
之寒熱頓止子午卯酉之寒熱更甚此中氣有權而邪併
至陰也仍與前葯四服面色榮食進寒熱悉除後與獨參
湯送八味丸調理而安。

顧文學年逾八旬初秋患瘧瘧昏熱讞語喘乏遺溺或以爲
傷寒讞語或以爲中風遺溺危疑莫定張曰無慮此三陽
合病讞語遺溺口不仁而面垢仲景暑症原有是例遂以

白虎加人參三啜而安。同時顧文學夫人，朔客祈連山，皆患是症。一者兼風，用白虎加桂枝；一者兼濕，用白虎加蒼朮，俱隨手而瘥。或問：今歲瘧脈不弦之故，曰：瘧屬少陽經，證其脈當弦，而反不弦如平人者，以邪氣與正氣渾合不分故也。金匱云：溫瘧者，其脈如平，身無寒，但熱，骨節煩疼，時嘔。白虎加桂枝湯主之。當知脈既不弦，便非風木之邪，即不當用柴胡少陽經藥，豈可以常法施治乎？

張飛疇治沈子嘉平，昔夏間，臍一著扇風，則腹痛，且不時作瀉，六脈俱微數。此腎臟本寒，閉藏不密，易於招風也。下寒則虛火上僭，故脈數。與六味去澤瀉，加肉桂、肉果、五味、白



痰藜作丸服。由是臍不畏風。脾胃亦實。明秋患瘧。醫用白
虎竹葉石膏等。瘧寒甚而不甚熱。面青足冷。六脈弦細而
數。用八味丸二倍桂附作湯。更以四君合保元。早晨間進
二日瘧退。調理而愈。

高鼓峰治曹獻宸室人十一月病瘧。發則頭重腰痛寒從背
起。頃之壯熱烙手汗出不止。曰此太陽經瘧也。用大青龍
湯。曹曰病來五六日委頓甚矣。且病者稟素怯弱。又他醫
言有汗要無汗。帶補爲全。今汗如此。而復用此藥。恐不能
當。高笑曰。第服此。其病自除。當晚汗猶未止。進一大劑。卽
熟睡。次日不發。逾日以補中益氣調理而痊。

全在認症明白故能談笑



自若

徐方虎病三陰瘧已四年矣幸所治皆武林名醫服藥得法

不致潰敗刻薄而善用人參幾十餘斤然年久病深至是

遂不能支形肉盡脫飲食不進每覺有氣從左脇上冲即

煩亂欲脫奄奄幾殆乃重用桂附白芍地黃加以養榮逐

積之藥冬至日正發期是日遂不至予從姪藻明業醫患此治不効偶端午大

啖黃魚竟愈又數人患此遇朔日亦痊

附方用何首烏五錢陳皮二錢青皮三錢酒一椀河水

一椀煎至一椀温服治瘧不論久近即愈

張三錫治翁氏婦久瘧食少汗多用六君子加黃連枳實月



餘不應因悟連枳之過。純用補劑。又合粥多於藥而食進。再加附子三分半。一服而痊。

張三錫云。準繩載一婦人夏患瘧。用柴胡升麻葛根羌活防風之甘辛氣清。以升陽氣。使離於陰。而寒自巳。以知母石膏黃芩之苦甘寒。引陰氣下降。使離於陽。而熱自巳。以猪苓之淡滲分利陰陽。使不得交併。以穿山甲引之。以甘草和之一劑而止。

有人患久瘧。諸藥不効。或教之以灸脾俞。卽愈。更一人亦久患瘧。聞之亦灸此穴而愈。蓋瘧多因飲食得之。故灸脾俞卽効。



陸祖愚治朱襟湖六旬外。肩上忽生癩毒。因裋衣敷藥。致感

冒成瘡。

要知癩毒本由伏暑。又因遇寒遂發瘡耳。

脈浮虛。乃於補氣血藥中加

疎表之味。數劑後膿潰而精神愈憊。遂加參耆兩許。六七

日後瘡雖輕而未止。有人謂斬鬼丹之妙。不可勝言。次早

水吞一服。少頃寒熱愈熾。嘔吐不止。昏暈異常。喘氣不定。

乃用甘草爲君。黃連爲臣。佐以金銀花。藿香。開胃解毒。毒暈

吐止。乃用大劑人參。何首烏。數服瘡止。再用養血補托。收

斂生肌。腫毒消而全愈。

陳雅仲四月初過仙霞嶺。陡遇狂風驟雨。雨具徒施。遍身俱

濕。宿店又無火焙。兼長途勞頓。水土不服。飲食失宜。遂患

瘧閩醫用藥與浙迥殊卽柴胡一味惟以前胡代之爲白
香柴胡陳君之療發散爲主得汗而病轉甚陸適在閩診
之面色槁而黑自汗神昏懶於言語疲憊已甚此風去而濕存之候
其脈左手弦細而滑氣口緩弱知其勞頓之後重加發散
乃與養血健脾寬中和解之劑去病猶反掌云

嚴力菴著有柳洲遺稿予之至友也以在閩病瘧數月
歸及兩旬而歿因錄是案不覺惘然天耶人耶時己丑

長至後一日

雄按沈再平云今人治瘧必用柴胡若非柴胡卽不足以爲治者故致展轉淹滯變

生不測竟能殞命則知瘧本非死證惟概以柴胡治瘧者殺之也夫柴胡爲少陽表藥若其瘧果發于少陽而以柴胡治之無不立愈若係他經用之則必合他經之邪展轉而入少陽遷延日久正氣已虛邪氣仍盛而且

瀰漫諸經以致斃命所必然矣奈醫家病家彼此昏迷
率以柴胡為治瘧要藥從無悔悟良可浩歎余謂不慚
以柴胡治瘧惟
繆葉兩家耳

薛立齋治大尹曹時用患瘧寒熱用止截之劑反發熱惡寒

飲食少思神思甚倦其脈或浮洪或微細此陽氣虛寒用

補中益氣內參耆歸朮各加三錢甘草一錢五分加炮薑

附子各一錢一劑而寒熱止數劑而元氣復又治東洞庭

馬志卿與此同但去附子加炮薑一錢

一婦人勞役傷食患瘧或用消導止截飲食少思體瘦腹脹

以補中益氣倍參耆歸朮草當歸加茯苓半夏各一錢五

分炮薑五分一劑頓安前藥炮薑用一錢不數劑全愈



朱丹溪治浦江洪宅一婦人病瘧間兩日而發飲食絕少經脈不行已三月矣診其脈兩手並無時正臘月極寒議作虛寒治之遂以四物湯加吳茱萸附子神麴爲丸與之朱自以處方未當次早再求診之見其梳粧無異平時言語行步並無倦怠朱驚曰前藥誤矣經不行者非無血也爲痰所礙而不行也無脈者非血衰少而脈絕實乃積痰生熱結伏而脈不見爾當作實熱治之遂以三花神祐丸與之旬日後食稍進脈亦稍出一月後六脈俱出但帶微弦瘧尙未愈因謂胃氣旣全春深經血自旺便自可愈不必服藥教以淡滋味節飲食之法半月而瘧愈經自行矣

丹

溪之才而如此虛心。如此細心。真可爲後世法。

一 男子患瘡久而腹脹脈不數而微弦。重取則來不滑利。輕又皆無力。遂與三和湯。合于方中倍加白朮入薑汁服之。數服而小便利一二行。腹稍減。隨又小便短少。作血氣兩虛於前藥中入人參牛膝歸身作大劑服。四十餘帖而愈。

一 人久瘡先間日。後一日一來。早晚不定。皆腎不納氣故也。用人參茯苓半夏各一錢。丁香五味子各五分。益智甘草各三分。薑水煎服。

王宇泰治蔣先生牝瘡。家醫因身疼寒甚。欲用桂附。曰。瘡未衰。明係邪熱。安可溫也。經曰。陽併於陰。則陰實而

陽明虛則寒慄鼓頷巨陽虛則腰背頭項疼三陽俱虛則陰氣勝斯骨寒而痛寒生於內則中外皆寒此寒乃陰陽交爭非真寒也遂以柴胡羌活防風升麻葛根以升接三陽以桃仁紅花引入陰分而取邪氣出還於陽分以苦寒分隔之使邪不復下一服而愈

又治劉令君患瘧而洞泄不止以交加飲子一劑而愈

一人患三日瘧久而不愈飲食不思口不知味熱多寒少用人參黃耆柴胡半夏茯苓當歸各一錢黃芩七分甘草青皮各五分薑棗煎服

又治一老嫗患瘧因年高懼其再發欲截曰一劑而已亦甚



易焉用截爲。遂以羌防柴葛升麻升陽氣使離於陰知母

石膏黃芩引陰氣下降。使離於陽。以猪苓之淡滲分利陰

陽。勿使交併。以山甲引之。甘草和之。一劑而愈。此與李士材治陽太

史一案合轍其

方大同小異

治一老婦夜瘡。瘡作時大小便俱下血。飲食不進。危甚。此邪

熱在於血分。故夜作發血得熱而妄行。故便血。以桂枝桃

仁湯去血中之邪。一劑而愈。

薛立齋治一婦人。因怒舉發無期。久而不已。胸腹不利。飲食

少思。吞酸吐痰。用六君子加柴胡山梔二十餘劑尋愈。但

晡熱少食。又用四君子加柴胡升麻爲主。佐以逍遙散而



痊

馮楚瞻治張子芳年將六旬、無發熱頭疼等候、但飲食日小、

大便甚細而難、小便甚赤而澀、凡間三日、則夜必氣逆、

壅欲死、通夕不寐、形容枯槁、神氣漸衰、六脈洪數、惟右關

尺稍緩無力、此陰道虧極、孤陽無根、但三日一甚、此兼脾

主信而為病也、凡病之難名者、悉由本氣、但從根本治之、

自無可藏匿而外見矣。此千古不傳之秘乃以熟地一兩六錢麥

冬三錢炒白朮六錢牛膝三錢五味附子各一錢參湯沖

服、數劑後每至期則寒熱如三瘧狀、此邪外達也、照方再

服十餘劑、諸症全安。凡上衝之症、悉由厥陰、小便赤澀者、肝火熾盛也、大便細而難者、木來尅



土耗其胃中之津液也三日一發者木數主三也得大劑滋潤則津液充而木自柔復發寒熱者厥陰之邪轉由少陽而出也馮氏之論雖精似尚未切病機而方中白朮五味附子亦均未妥善鄙見如此未知有當否耳

立齋治洞庭馬志卿母瘧後形體骨立發熱惡寒自汗盜汗胸膈痞滿日飲米飲盞許服參朮藥益脹卧牀半年矣以爲陽氣虛寒用大劑補中益氣加附子一錢二劑諸症漸退飲食漸進又二劑而愈

一婦人久瘧寒熱服清脾飲之類胸膈飽脹飲食減少用補中益氣湯加茯苓半夏炮薑各一錢而痊

朱丹溪治義一姪婦瘧疾初安因衝氣又發腰痛白濁已與參朮檳榔半夏補方治瘧又教以煨牡蠣一錢木通五分

炒柏三分治濁入草薜杜仲枸杞根治腰痛為粗末同服

馬元儀治宋初臣年四十患瘧寒則戰慄熱則躁煩脈之兩

關尺空大按之豁然若在熱發時見此未可便斷為參附症也所服不過汗下

溫和之劑曰此症得之內虛所感其受傷在少陰腎之一

經也與風暑痰熱發瘧者有天淵之別法宜大振陽氣以

敵虛邪時一醫極力排阻言之不入因思此症一誤不堪

再誤乃謂所親曰病勢甚危今晚可密煎人參一兩附子

三錢即與服庶可逆挽如言服之便得大睡寒熱頓止再

劑而安一月後復見嘔吐徹夜不眠兩脈空大詢其故有

穿窬者至因恐而得夫恐則傷脾火隨上逆況大病後元



氣初復。虛陽易於上越。遂投以真武湯。一劑而安。

母舅沈青城，自金陵歸，途中忽染瘧疾，三發因甚，診之兩脈浮弦滑實，得之風暑痰滯，表裏俱實，陰陽俱病也。脈證有餘，可任攻達。以柴胡三錢，以祛少陽之邪，黃芩二錢，以清少陽之熱，乾葛二錢，白芷一錢，以越陽明之表，知母二錢，石膏五錢，以清陽明之裏，蘇葉三錢，生薑五錢，以散太陽之寒，白豆蔻厚樸橘紅半夏檳榔各二錢，以疎太陰之滯。二劑寒熱大減，三日而安。

黃氏姑患三日瘧，發陰分，用何首烏一兩，牛膝一兩，當歸五錢，鼈甲醋炙一兩，橘紅三錢，水三鍾煎一鍾，空心服立愈。



虛極者加參一兩。廣筆記

于中父病三日瘧。初服人參一兩、生薑皮五錢、水煎空心服。不肯服。仲淳堅持此方。加人參至三兩、生薑皮至一兩五錢。二服即起。

繆仲淳年十七時為瘧所苦。凡湯液丸飲巫祝靡不備嘗。終無裨於病。徧檢方書。迺知瘧之為病。暑邪所至。經曰夏傷於暑秋必痲痺。遂從暑治。不旬日瘳。後數以意消息。散邪之外。專養胃氣。痰多者消痰氣。虛者補氣。血虛者補血。又分藏府經絡。各從其類以施向導。即經年不愈者。竟霍然

起矣。同上



沈少卿中丞請告時苦瘧，仲濟往診之，億甚曰：「再一發死矣。」

先生何方立止之？仲濟曰：「何言之易也？」疏三方作五劑。

日夜飲之，盡次早瘧止。先二劑清暑，用大劑竹葉石膏湯。

加桂枝，以其渴而多汗也。次二劑健脾去滯，用橘紅白豆。

蔻白朮茯苓穀蘖烏梅扁豆山查麥芽。最後一劑，人參一

兩，生薑皮一兩，水煎露一宿，五更溫服，盡劑而効。同上

顧伯欽患瘧，仲濟之門人疏方，以白虎湯加人參一兩，一庸

工云：豈有用參至兩數者乎？改用清脾飲，二十餘劑而瘧

不止，體底弱，仲濟至笑曰：「此虛甚，非參不可。吾徒不謬也。」

投以大劑參耆，一劑而瘧，人參一兩，黃耆蜜炙一兩，知母



蜜炙五錢、陳皮二錢、乾葛二錢、甘草八分、石膏五錢、

同

莊歛之妾患瘧，寒少熱甚，汗少頭痛，不嗜飲食，余爲診脈。

數而實，用麥冬五錢、知母三錢、五分、石膏一兩、五錢、竹葉

六十片、粳米一撮、橘紅二錢、牛膝一兩、乾葛、茯苓、扁豆、各

三錢，三劑不應，忽一日凡寒熱者再，昏迷沉困，不省人事。

勢甚危急，歛之曰：恐是虛瘧。前方石膏、知母、竹葉似近寒

涼，非其治也。繆亦心疑，爲去石膏等，而加人參二錢，已別

矣。復追想前脈，的非屬虛，急令人往視，令其將參煎好，勿

輕與服。待按脈加斟酌焉。次早往視，其脈洪數如初，急止

人參勿服，惟仍用前方而加石膏至二兩，何首烏五錢，令

其日進二劑瘧遂止。雄按袁子才云丙子九月余患瘧早飲呂醫藥至日跌軀逆頭眩不止家

慈抱余起坐覺血氣自胸膈起命在呼吸適同徵友南豐趙藜村來訪診脉看方日誤矣此陽明暑瘧也誤以升麻

羌活提之血乃逆流而上惟白虎湯可治甫投一劑如汗

千鈞之石將腸胃壓下血氣全消未半孟即睡去微汗而醒趙問思食西瓜否日想甚即命盡量食之食片許如醒翻灌項晚便進粥次日愈矣

莊歛之前患瘧妄越一載忽頭痛如裂心內襍亂不清喉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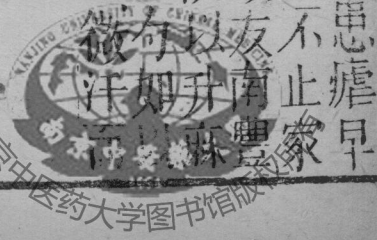
痛失音舌破咳嗽有痰胸膈飽脹惡心不思飲食如此者

四日陡發寒熱如瘧狀寒少熱多熱後頻出汗方解平時

有心口痛症並作下元無力如脚氣狀歛之疑為傷寒繆

日此受暑之症即前年所患瘧而勢加劇耳法當先去其

標令以石膏二兩麥冬牛膝各五錢知母貝母花粉各三



錢橘紅二錢半。鼈甲四錢。竹葉一百五十片。河水煎服。三

四劑。心內清。頭疼喉痛失音舌破飽脹寒熱俱愈。但惡心

不思食如故而心口痛。下元無力不減。為去石膏。知母竹

葉鼈甲貝母花粉而加延胡索木瓜竹茹各二錢。五靈脂

七分。生蒲黃錢半。苡仁八錢。石斛扁豆白芍各三錢。枇杷

葉三片。炙草四分。幾十劑而愈。雄按暑瘧邪在氣分必以白虎為主而隨證加減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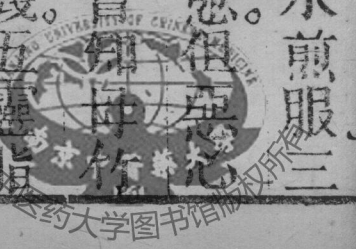
氏獨知此法不膠守于小柴胡一方。然牛膝鼈甲之類初

起豈宜驟用。若邪入營分則無礙矣。今夏石芷卿室患此

因陰分素虛邪即入營。余于白虎加犀角元參銀花石斛

竹葉大劑而膠聞者無不駭異。實則見病治病有何奇哉。

新秋汪子與室寡居患暑瘧誤服柴胡薑蕒等藥昏熱欲厥兩尺皆空勢瀕于危。乃祖朱椿年太史洩余視之亦兩投犀角地黃如減而痊。



高存之甥女嫁後患胎瘧久不止仲淳云病在陰分以人參

五錢牛膝一兩兼健脾清暑一劑而止同上

章衡陽子室患瘧後失音寒熱愈甚告急仲淳仲淳云此必

瘧時不遇明眼人妄投半夏故也投以大劑麥冬茯苓炙

甘草鼈用知母貝母數劑而瘳同上

來天培治潘康侯季秋患瘧惡寒發熱頭疼身痛嘔吐無汗

腰重腿痠間日而發脈之沈而弦此寒邪閉伏募原不能

外解也以柴葛解肌羌芎止頭痛藿香廣半止嘔吐枳桔

利肺氣白豆仁溫胃桂枝達募原領邪外出不使復入茯苓

苓淡滲利竅加薑棗和營衛一劑諸已瘳



沈明生治丁又銘食後動怒復受風邪惡寒發熱連日委頓
咸謂停食感冒耳曰寒以時而來熱得汗而解脈弦且數
雖素未患瘧瘧從此開已而果然與清脾飲加減寒熱漸
輕但莖卵日縮有類陽痿甚憂曰無慮也此非傷寒厥陰
危症亦非陽衰者比乃陽明熱極不潤宗筋所謂諸痿生
於肺熱若謂爲虛而補之悞矣乃用荅梔等劑久而莖卵
如故瘧亦止惟便秘日久然不脹不疼此瘧時多汗汗多
則津液燥而腸胃涸俟飲食漸進參朮滋補氣血充而便
自行勿亟也或診之謂邪氣方實安得用補及今下之尙
可爲也與承氣湯服半日許便不行而莖縮再延診仍與

調補數日進參二兩餘。去宿垢甚多而全愈。竊於是症得

三益焉。於其初也。可驗瘧於受邪之始。於其中也。知瘧不

盡由陽事之虛。王節齋言其末也。知便秘有服參本乃通

不可遽然攻下。若下之不當。雖硝黃亦不能蕩滌。徒令真

元耗損。在經固有明訓。而世但知堅者削之。未詳塞因塞

用之法耳。

錢國賓治大同右營把總張道。患瘧七年。奄奄一息。診之六

脈弦長。尚有胃氣。乃足太陰脾經。痰血結於腹。右名爲瘧

母也。且久病血凝經絡。不攻痰血。病不愈也。內經曰瘧之

間日作者。邪氣深入。薄於陰。陽氣獨發。陰邪內著。陰與陽

爭不得出。是以間日而作。先以四物湯加桃仁紅花牛膝
人參蒼白朮。服十餘帖。經絡方活。瘧轉陽分。又以八珍湯
加黃耆一錢。何首烏一兩。服十帖。補養正氣。瘧輕。漸早。又
以常山三錢。酒炒七次。陳皮甘草各一錢五分。葱三段。薑
五片。煎露。空心熱服。瘧止。又以雞蠶上透一孔。用簪攪勻。
清黃入番木鱉一個。真麝四厘。紙封頭。飯上蒸熟。去殼。去
木鱉。不用熱酒喫。雞蠶口日空心一個。月餘。瘧母消盡。凡
遇久瘧。不知此法。不起也。

魏玉橫曰。施煥之子。至交也。夏秋間。自都至吳門。就婚。橫
塘。初冬。以彌月親戚會飲。飲散而病。寒熱頭痛。自服芎蘇

飲一劑不愈，卽進理中湯轉甚，蓋以新婚故，自疑爲陰症也。自是所延醫咸以溫補進，日益困，亟使詣杭招予。比至已十餘日矣，入門見煮藥未退，診之脈沈弦而數，且六七至。舌強胎黑而燥，自言服溫補後寒熱已退，唯大便不行，小便頻數，夜間尤甚，幾五六十次，隔間時有冷氣上冲，日唯進粥甌許，奄奄危殆，未審何症。曰：此伏氣爲瘧也。小便頻數者，內熱下迫也。其出必點滴，其色必赤濁，驗之果然。至冷氣上冲，乃熱鬱中宮，猶火焰之上，必有冷氣也。其人便不行，則內熱而燥結，不待言矣。夫邪伏旣深，其發乃止。何得遽用溫補？幸壯年臟陰未竭，急投涼解，得寒熱再作。

乃可無虞。即所煎藥。則人參白朮薑附桂萸棗仁五味等。云昨已服一劑。病勢不減。今用參三錢。桂附俱用錢半。方考前方皆二陳四君子。桂薑黃之屬。曰今日再進參朮桂附。則不可爲矣。以小柴胡小陷胸合白虎作一劑與之。其友壻惶惑無措。堅不肯從。蓋洞庭醫者主於其家。就中爲難耳。曰旣不相信。請卽原舟告辭。雖誼屬至友。來爲治病。非送殮也。渙之聞乃懇留治。乃令以藥具相付。親與調煎。服後小便遂不頻數。次日粥加進。再與前方。則寒熱大作。而舌黑漸退。神氣漸爽。又去白虎二劑。寒熱減。小便長。又二日大便去黑燥甚多。改用甘露飲。加減數劑而安。

雄按今秋



湯振聲患瘧于嘉興醫知爲暑卽與清解轉爲泄瀉遂改
溫燥瀉益甚而熱不退因束手令其返杭所親張月卿遲
余視之苔黑面紅胸間拒按便如膠漆小溲全無語耳
聾不眠善笑脈則芤數予黃連黃芩黃檗梔子銀花石斛
知母蔓仁元參綠豆調服神犀丹四劑而胸不拒按暑進
淖糜黑矢漸稀稍有小溲乃去神犀加地黃石膏
熱退神清脈形漸靜始授甘涼養液十餘帖而愈又朱生
甫令郎仲和數年前患瘧纏綿半載大爲所苦今夏患此
形證與前相若亟延余診且曰必受經年累月之困矣余
謂暑濕爲患不服柴桂薑棗旬日可瘳彼不甚信及投劑
果八服而痊始悟從前
竟爲小柴胡湯所誤也

許民懷年近三十患胎瘧適禾中名醫寓杭延視見其舌胎

如爛鐵之剝蝕有胎處淡黃無胎處則深紫如猪腰三四

發卽因憊不堪杖而後起飲食驟減日啜薄粥兩甌遂不

敢與藥診之脈虛數而弦左寸鼓而上溢右尺微弱曰此

手足兩少陰素虛且受暑邪入包絡。經云暑傷心。舌乃心

之竅。故見症如是。初與黃連香薷飲一劑。即思食。繼與道

赤散合益元。舌紫退。再與人參小柴胡寒熱愈。愈後乃告

曰。其戚友同於是日發瘧者共三人。又皆胎瘧。其一人死

矣。一葉姓。一周姓也。雄按此門治法于暑溼時瘧缺然未

初病即雜以牛膝首烏等陰分之藥皆未可為軌則

也胎瘧之稱尤為俗說以魏君之賢而亦惑之陋矣

裴兆期治一人瘧久不已發時必燥渴恣飲更嘔噦膨脹面

色黃瘁此濕盛為瘧之候也醫不審日以補中湯加知母

麥冬烏梅花粉等類治之益劇裴以蒼朮三兩半夏茯苓

澤瀉厚朴陳皮砂仁黃連各五錢作丸每服二錢日再進。



旬餘而安。夫服潤劑而渴增。服燥藥而渴反止。何也。流溼以潤燥也。凡久瘧之人。必多黃涎惡水。聚於中宮。中宮溼甚。則生熱。熱甚則生燥。所以作渴而多飲。流其溼則熱不生。熱不生而燥自潤矣。古人不我欺也。

黃錦芳治羅姓婦人瘧疾。每於夜靜即發。熱多寒少。飲食如故。口渴不嘔。熱退無汗。發則喃喃錯語。脈則枯澀已極。知是邪入血分。若不從陰提出。必致陰分耗竭。致成不救。用當歸二錢。川芎五分。熟地二錢。知母一錢。酒炒紅花五分。升麻三分。於未發時煎服。四五劑而愈。

陸六息體偉神健。從來無病因憂勞而病。瘧飲食減少。肌肉



削瘦形體困倦時時噯氣其候一日輕一日重纏綿三月
大爲所苦此饑飽勞佚所感受傷在陽明胃之一經飲食
減而大便艱澇者胃病而運化之機遲也肌肉削瘦者胃
主肌肉也形體困倦者胃病而約束之機關不利也時時
噯氣者胃中不和而顯晦塞之象也至於一日輕一日重
者亦陽明胃經之候經曰陽明之病惡人與火聞木聲則
惕然而驚又曰陽明之病喜見火喜見日月光此正更實
更虛之妙義而與曰輕曰重之理相通者也蓋得病之始
邪氣有餘故惡人惡火惡木音者惡其助邪也及病久則
邪去而正亦虛故喜火喜日月光者喜其助正也甲丙戊

庚壬天時之陽。乙丁己辛癸天時之陰。瘧久食減。胃中在氣已虛。而邪去未盡。是以值陽日助正。而邪不能勝。則輕陰日助邪。而正不能勝。則重也。今吃緊之處。全以培養中氣為主。蓋人雖一胃。而有三脘之分。上脘象天。清氣居多。下脘象地。濁氣居多。而能升清降濁者。全賴中脘爲之運化。病者下脘之濁氣本當下傳也。而傳入腸中。則艱不當上升也。而升至胸中。甚易。以中脘素受飲食之傷。不能阻下脘濁氣上干清道耳。故中脘之氣旺。則水穀之清氣上升於肺。而灌輸百脈。水穀之濁氣下達大腸。從便溺而消。胸中何窒塞之有哉。所用六味丸凝滯不行之藥。大爲胃

病所不宜今訂理中湯一方升清降濁爲合法耳

